

尼日利亚的故事要怎样讲？

◎ 于是

尼日利亚的故事要怎样讲？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宣布独立的年轻国家直到现在仍在摸索国家和民族的整合方式，因由漫长的殖民历史，西方文化和宗教留下了深刻印迹，但原生态的部族文化和信仰始终未曾褪尽。虽有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沃莱·索因卡、盛名不衰的钦努阿·阿契贝，浸淫在纯粹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八零代移民作家又会如何表述尼日利亚的故事？

1986年出生于尼日利亚的奇戈希·奥比奥玛现居美国，毕业于密歇根大学。《钓鱼的男孩》是他的长篇处女作，讲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个尼日利亚中产家庭的悲凉故事：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在露天市场摆摊卖生鲜食品的母亲独自照料六个孩子，四个男孩放学后无事可做，结伴去钓鱼，但在河边听到疯子先知的预言，大儿子伊肯纳性情大变，二儿子波贾忍无可忍……最终，赔上两条年轻的生命还不够，三儿子和四儿子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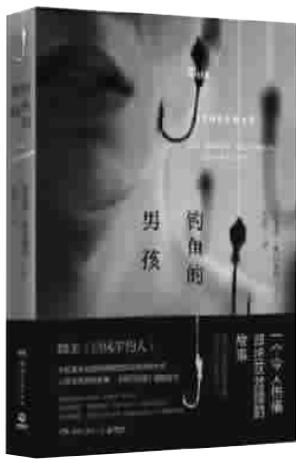
“我将成为飞行员，或者是尼日利亚总统，或者是个大富翁，买得起直升飞机——因为未来在我们手中。”和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他们对未来的期许是无条件的美好，但从愿望来看，丝毫没有尼日利亚的特色：因为那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中产家庭，家境不错，孩子们理应移民北美，接受教育。这是九十年代尼日利亚社会的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他们却始终生活在极富民族特色、部族传统文化的村落语境中，导致一切悲惨事件的源头有两样：一是被贬黜的

奥米阿拉河，几可视为非洲文明的缩影，古老的河流起初是神圣的，承载了生命、自然的信仰，但在殖民者介入后，逐渐被废弃、被遗忘，甚而变成危险的禁区。这群男孩去钓鱼，无意间接近了本土文明昔日的核心地带，但毫无自觉。这时，第二个源头戏剧化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无意识：疯子在飞机轰鸣声中预见兄弟残杀的画面。熟悉基督教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该隐和亚伯的隐喻。一则无来由的预言，激发了什么，何以让顺其自然的中产家庭生活脆弱地瓦解？

故事以家庭人物为章节支线有条不紊地展开，或者说，有条不紊地瓦解。这不禁让人想到阿契贝的名作《瓦解》，书名来自叶芝《基督重临》中的诗句：“一切都瓦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叶芝暗喻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衰落，阿契贝喟叹非洲土著社会传统文化的瓦解，而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接一个的儿子的命运和预期截然相反，如同一块一块揭去美好未来的屋瓦，不真实的幸福散架了，所有人都暴露在旷日持久、引而未发的深层矛盾中。

疯子的预言带有魔性，恰如非洲大陆上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其形式和理性的科学是完全对立，甚而无法相容的。但奇特的是，正处青春期的伊肯纳仿佛天然地接受了传统的暗示：荷尔蒙带来了叛逆和变形，巫言加剧了恐惧和多疑，就在这个男孩身上，本土文明的深邃影响力已无需再证明。母亲是笃信基督教



的，父亲是虔信西方文明的，弟弟们懵懵懂懂，贫穷的邻居们疯狂迷信，被预言的男孩极端孤立，无人能进入他的灵魂。他被孤立在一每一种不完整的文明的边缘，也就是后殖民时代的尼日利亚所携带的旧日伤痕中——西方文明和本土文明极力相斥，因而，对他的救赎无法达成。

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刻意将这个�故事设置在阿比奥拉总统竞选后，兄弟们的日常生活也关注了尼日利亚足球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伊肯纳撕掉了M.K.O日历，显然是有寓意的：盲目崇拜偶像般的政治人物或许能让几个涉世未深的孩童有膨胀的满足感，但对于社会变革并无助力。他们是在政治暴动时开车逃亡的幸存者，他们是尚不明白政体为何动荡的孩子，父母只能告诉他们：与其当废弃河边的渔人，不如当“在知识宝库里探宝的渔人”。然而，即便是知识和文明的浓缩象征物：语

意外的幸福

◎ 吴剑



由海豚出版社推出的新著《最好的时光》里。

《最好的时光》写得这么朴素，却是惊心动魄。阅读期间，我有时不得不停顿下来——真正了解了这几年来简平的人生经历后，方才感受到寸身之微，那种艰难、痛苦与伤愁，绝非常人可以面对。在困厄面前，尤其是命运的枷锁接踵而至之际，只有当事者才能理解生死交界的“寒意”。

换作任何人，病中的这每一日都是痛楚和煎熬。但简平在叙述中完全没有肤浅的心灵鸡汤的俗笔，也没有征服命运的口号，更没有对于身患癌症的自悲自怜，而是在真实、真挚的叙述中体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人性的高贵和光辉。简平母子面对灾难是如此坦然和从容，他们以自己的坚毅、达观，在最坏的日子里度过了“最好的时光”。这便是一种意外，虽说是以生离死别作为背景，但是幸福却货真价实。

有人对简平说，“你的妈妈因为你的深情，成为了无数人的妈妈”。我想，这其中赞许更多的是母亲的爱与勇气。简平的母亲之前是个照顾者，她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酷暑寒冬，在整整一

年的时间里坚持每周去探望儿子，给他带去了许多的宽慰和鼓励；而在自己也成了病人后，她又以自己的乐观豁达让惶惶不安的儿子放下心来，继续给予他更多的精神力量。就像调换日历芯时，妈妈告诉简平，前面有那么多的日子在一天天地等着你呢，简平由此收敛起自己所有的悲伤，像母亲那样展开笑容，敢于想象他们有着许多美好的未来，并跟母亲说，他要让她过得比以前更好更充实更快乐。

病痛或许是人的宿命，爱与亲情不能将它根除，但可以使之得到抚慰。两年零四个月，简平与同患癌症的母亲相依扶持，访花问草，登高极目，观海看云，居然踏足境内外许多地方，优哉游哉。随着简平的娓娓道来，我们感受到逆境中的希望与温暖——在妈妈的最后一个生日，正一起住院检查的母子俩偷偷溜出医院，欢乐地享用了一顿两个人的烛光晚餐；母亲在日本旅行期间，因为在韩国明星张根硕开的咖啡馆里让儿子抓拍到一张照片，一不小心成了上千万名为“鳗鱼”的粉丝口中的“鳗鱼奶奶”，引来中外媒体的关注。当看到母亲神清气爽地在

言，在他们的世界里也是分裂的：父亲是西方文化爱好者，说一口标准英语；精神上依靠基督教，生活中崇信传统的母亲总是说伊博语；孩子们和当地小孩一起玩耍时说约鲁巴语；使用英语时，就像人为制造距离、改换语气，让家人与朋友之间立刻出现隔阂。就是这样支离破碎，表面融合。语言如此，政治环境更是不容乐观，殖民时代留下的伤痕累累没有愈合，而仿照欧美国家的政体根本无法兼容由部落文明构成的本土非洲的复杂状况，国家的自我救赎也仍需努力。因而，在这个向往移民北美的家庭的周围，还有烧死在市场里的小偷、水中的浮尸……等等原始暴力的社会现状。

奥比奥玛的书写也显然带有西方教育的痕迹。他写了四个少年的童年和未来同时瓦解的悲剧，精心选择了最富隐喻性的近历史时期，将文化、信仰和人性的冲突浓缩在家庭内部，并以极富非洲特色的动物比喻为明线串起所有人物的故事，几乎可以说是小说范本：无论从情节构思、还是结构布局上看，都呈现出工整的优雅，作者不愧为创意写作课硕士、创意写作课助理教授。难怪《纽约时报》不吝美词，称其为阿契贝的接班人。事实上，奥比奥玛的文学作品比阿契贝更具有普世的感染力，换言之，更能让非洲大陆以外的读者感同身受，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书中那些充满书写潜力的比喻：父亲像老鹰，伊肯纳像蟒蛇，波贾是真菌，奥班比像搜救犬，本杰明像飞蛾……保留非洲风土质地的同时，他有化繁为简的西式笔法。

大宁公园，拍了“一生中最好的照片”那一章节时，我亦不由得生出欣然之感……读罢这些，原有的“停顿”豁然畅通。作者如实分享生命洗礼的实质，在记录中传递出一种对生活、对生命的真切感悟。书中所传达的那份豁达与勇气，以及对现实社会的种种思索，让每一个读者都会从中深受感染，得到宽慰与力量。

无法想象，简平可以用如此沉静的文字勾勒出处于艰难时分的母子之间的幸福与满足感，这是出人意料的。这段时光虽然不长，但却澄澈、明亮，充满了勇敢、宏阔的爱之况味。是的，我们其实走不进他人个体的生命骨髓，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在他人的忠实记录里，经历跌宕起伏又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这是我读完此书的深切感悟。

正如简平在书中所写：种种的磨难，让我坚信，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一根蜡烛，哪怕照亮不了别人，也可以让自己的心里有些光亮和希望。掩卷之后的早上，醒来之后，我就将此书的相关篇章通过微信发给了两个朋友：一个刚刚因小疾动了手术，一个总是觉得自己患了抑郁症而颓丧。我想让他们也从书中吸取一些生命的能量，感染到精神站立的力量。

没有自怨自艾，生活也就不再那么不明不暗！

新书推荐

《安尼尔的鬼魂》(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英国病人》作者、布克奖得主迈克尔·翁达杰以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小说新作。一个数百年来浸淫于温和的佛教传统的国家，一夜之间因残酷的内战和种族主义，被血腥的宗派势力瓜分、屠戮。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一具被故意转移到自然保护区的骸骨“水手”成为她揭开残暴战争真相的契机。在与政府指派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同探究“水手”的身份和死因过程中除了战争那无处不在的阴影和血迹，她也逐渐接触到战争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撕裂的伤口。翁达杰怀揣着对故土悲剧的隐秘伤痛，花费多年进行历史资料收集，甚至涉猎了书中相关的考古、法医学的研究，让小说叙事达到精湛的完美和准确。作家延续了他的诗意风格和片断式叙事结构，在对主人公的记忆和命运的层层揭露中，寄托了对故土失序的正义和荒芜心灵图景的哀伤与慰藉。

《农夫哲学：关于大自然与生死的沉思》(美)吉恩·洛格斯登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作家兼农夫的吉恩·洛格斯登的心灵自传，作者相信，人类与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欧洲防风草、繁缕、猪草、鳶尾花、秃鹰、墓园、小猫吉吉等等，都成为了本书的主角，讲述着大自然神秘的生命课程。吉恩在一次专访中笑言，如果这本书没让你流一滴泪，他就把你买书的钱退还。简洁的散文发人深省、积极励志。

《权势集团：好莱坞创新艺人经纪公司不为人知的故事》(美)詹姆斯·安德鲁·米勒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一段惊人且有趣的历史，从经纪公司的核心角度去观察过去五十年里好莱坞的转型。一切始于1975年，五个聪明又性急的员工离开威廉·莫里斯的公司，开办了他们自己引人注目的创新人才中介机构，他们认为自己的公司将会成为革命性的娱乐产业，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的触角积极地扩展到了整个电影、电视、音乐、广告与投资银行的世界。作者詹姆斯·安德鲁·米勒诠释了一个关于无止境的野心、无情的自大狂、帝国的建立、贪婪和背叛的个人故事。它还同时是关于辉煌的预言、壮丽的艺术、创业勇气、大胆的战略以及一家公司如何彻底改变娱乐圈的故事。詹姆斯·安德鲁·米勒是一名获奖的新闻工作者，著有多部在《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

《字里乾坤》史鹤幸、汪彦弘著,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这是两位作者联袂，携他们数年写作积累的随笔集。题材多样丰富，戏曲、字画、文玩、人文均有涉猎，四十余万字中浸润着作者的生命历程，体现着岁月带来的文化积淀。“抑抑扬扬文字，曲曲折折心绪。”事实中的抒情得人共鸣，与名家的来往是有趣插曲，两位作者独特的经历与写作的意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文字之路，只有开始没有结束。”那不是矫情而是真情流露。

